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二

藝十

明 住廬 憨山 釋德清述

秀水寓公 高承延補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

藝七

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
教既而領徒至提伽國毘舍羅家見舍有白
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
大乘根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
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

一子名伏駄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
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駄聞之遂
起禮拜而說偈言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
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

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
合亦非離伏駄聞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
會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
屢耳長者遂捨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
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
乃說偈曰虛空無内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
空故是達真如理是爲八祖贊曰

不是不言言之不及不是不行本無蹤跡
今遇其人乃可開口從此便行不墮窠臼

九祖伏駄密多尊者傳

九祖伏駄密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
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
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於祖曰此子處胎六
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謂此兒非凡當爲
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受具

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
自此精進忘疲既而祖告之曰如來以大法
眼藏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護念之勿令斷
絕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
真實法非真亦非僞是爲九祖贊曰

住母胎中經六十年只待師來方遂前緣

頂上光明元是本有一刮便透如獅子吼

十祖脇尊者傳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
時父夢一白象肯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

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
左右未嘗睡眠以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

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

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
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

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答曰
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
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
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

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祖知其意即度出家
爲授具戒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與
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
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是爲十祖贊

曰

三
指地變金隨手而現聖人即至何等快便
似呼空谷應聲答響是知我心本無來往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
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

將謂渾全早披解破猛省將來方知話墮

十二祖馬鳴尊者傳

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

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形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與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是爲十一祖贊曰

佛不識佛眼不見眼更向他覓故遭簡點

通第一義言訖暫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有一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猛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說性海曰山河大

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變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是爲十二祖贊曰

馬之悲鳴固自有因地湧女子元非其人

魔本非魔佛亦非佛正眼看來竟是何物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傳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有大神力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王子太子曰國城之北有山山有石窟可禪寂不祖曰諾祖入山數

里逢一大蟒祖因與授三歸五戒蟒聽訖而去祖至石窟時一老人素服作禮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爲比丘習靜於此時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遂墮蟒身住此窟中今已千載幸遇尊者獲聞戒法已得脫苦故來謝耳祖問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聽吾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

愚亦非智是爲十三祖贊曰

從異中來得正知見路逢毒蛇慈悲心現
更問毒龍都要調伏眼見心知如響出谷

十四祖龍樹尊者傳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始於摩羅
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
祖爲說法開示佛性聞者悉回初心祖復座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眾唯聞法音不見
身相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
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
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
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
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
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
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

爲剃髮受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
幻術祖悉化之令歸三寶乃造大智度論中
論十二門論垂之後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
提婆曰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
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
亦無喜是爲十四祖贊曰

龍中化龍以毒攻毒尊者妙手一言調伏
佛性三昧體若虛空百千法門盡入其中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傳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
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
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
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鍼投之而進欣然
契會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
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

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既得法至迦毘羅

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
菌味甚甘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
而食之取已遂長盡而復生餘皆不知祖知
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

曾供一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霧信施故報以
木蘭唯汝與子精誠故得以享之餘則否矣
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
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
樹不生耳長者聞已彌加歎服即捨次子隨
師出家尊者即爲剃度授具乃付法眼偈曰
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
亦無始是爲十五祖贊曰

以鍼投鉢妙契忘言示佛性義滿月現前
至長者家將鍼引線假他因緣爲已方便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傳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得法
已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金水其味殊美
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
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

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徒衆泝流而上至
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
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提
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
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是問答詰難六七轉
語祖爲說無我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
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
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
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詰

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祖以右手擎鉢至梵宮取香飯與難提分坐食之乃告衆曰吾分坐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於此提以神力展右手至地金剛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飲大眾無不欽

仰祖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是爲十六祖贊曰尋流得源水窮山盡忽見其人知其爲聖
香飯擎來分座共食大眾同飲甘露如蜜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傳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告父母願請出家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積十九年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曠

見一路平坦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晏寂於中父母訪尋不得經十年遇羅睺羅多尊者開示得法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祖燈乎與衆遊歷山谷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峯有紫雲如蓋聖人居之矣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父母聞子語即捨出家祖與授具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鳴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祖曰善哉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

果亦復爾是爲十七祖贊曰

不樂王宮天開一路直抵窮源不知其故
紫雲之下聖者所依果得童子會諸佛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傳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

藍父夫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

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

香潔幼好間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

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

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

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悚

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多羅曰此舍無

人祖曰答無者誰多羅聞語知是異人遽開

關迎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

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立化今汝值吾應

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授誠出家

祖爲剃度授具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
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是爲十八

祖贊曰

七日而生不墮諸陰其體香潔本來清淨

扣門一語答無者誰猛然喚醒當下知歸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傳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

子也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

墮生忉利聞帝釋說般若故升於梵天以利

根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

遂降生月氏得舍多心印後至中天竺國有

大士名奢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

常營疾療營事多不如意鄰人爲旃陀羅以

殺爲業身常勇健作事和合彼何幸而我何

寧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報應有三時焉凡夫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奢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奢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祖爲剃度授具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是爲十九祖贊曰

既生天上不應起愛一念未忘便不自在以般若力得升梵世故來傳燈是其家事二十祖奢夜多尊者傳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闐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崇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脩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脩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塵劫皆虛妄之本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過乎偏行曰我憶七劫生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自是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

而返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
汝父植衆德當繼吾宗乃付大法眼偈曰言
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
理竟是爲二十祖贊曰

無生本具不用求真遇緣而發如華逢春

求之太急去道轉遠當下知歸就路而返

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尊者傳

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
舍佞性光蓋母嚴一家富無子父母禱於佛
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
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仲至其家光蓋獻
珠設禮賢仲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仲避席
光蓋罔測其由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
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仲曰我受禮納
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

華

三

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乃曰汝婦當生二子
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二名芻尼昔如
來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成道乃記曰
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佞性與聖
同胞今無異矣後果產二子婆脩盤頭生年
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脩頭陀行後受奢夜
多法眼行化至那提國彼國王名常自在尊
者見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大神力大士
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擎羅是其一也吾
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
此子作沙門王即以次子摩擎羅捨之尊者
即與披剃授具付大法眼偈曰泡影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是爲
二十一祖贊曰

明暗同體聖凡一路來處幽微莫知其故

熟處難忘更求伴侶忽爾相逢肯心自許

夷凡此名野蟲子
賢仲南藏中作衆

二十二祖摩擎羅尊者傳

二十二祖摩擎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次子也年三十遇婆脩尊者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見禮尊者聞法感悟即傳位太子授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慰之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於是祖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

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說脩多羅忽覩異香

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擎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即往月氏

國王與鶴勒那迎請供養勒那問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不知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前劫中嘗爲比丘當赴龍宮齋汝諸弟子咸欲隨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堪任供者汝權聽徃自是以來汝捨生趣生常轉化諸國彼諸弟子以薄福德故生於羽族今感惠故爲鶴衆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付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是爲二十二祖贊曰

從受記來不爲別事同類相從緣合必遇嗟彼衆鶴飛鳴既久一言之下頃知本有

印度一年
爲一白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傳

勒那梵語
華言鶴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干聖母金光以無嗣禱於七佛金幢乃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生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祠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

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隳壞由是鄉黨謂

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獅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即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

氣如白虹貫於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也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聽吾偈言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不可得得時不說知是爲二十三祖贊曰

從須彌頂持金環來嗟彼鶴衆其情可哀得獅子兒作大哮吼有氣貫天試驗其後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

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遂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我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

吾嘗赴西海齋受瓧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

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

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苟免遂留罽賓本國有外道二人以幻術謀亂詐爲僧形潛入王宮將移禍焉亂作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

寶何爲構害即命毀僧伽藍祓除釋衆王自仗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王曰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七日而終贊曰

相見索珠開手便有以先所付別來不父知有夙欠特來奉酬將頭臨刃白乳橫流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劖因有

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

心印即適南天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

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頓釋所疑後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於

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耶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

得王曰子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向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

求出家祖爲剃度授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祖曰吾已衰朽今以大法眼藏付汝當護念之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是爲二十五祖贊曰

秉般若劍挫如意珠雖云暫到此行不虛

偶遇惡人恰得好伴因邪打正兩得其便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婆舍尊者法印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及尊者將至梵

華

七

志預知祖入恐王易志即鳩諸弟子欲以咒術挫之尊者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隨類度之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壓彼衆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因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間里丐求度日後王與尊者同輦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脩多羅今日之事蓋契夙因祖謂王曰此童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童之後出二人一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遂以昔

因故名般若多羅乃付大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是爲二十六祖贊曰

從刹利種續傳燈燄真嗣不明幾乎失陷從闍市中忽聞故人函蓋相合乃得其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達磨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孟仲二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季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

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乃能辨此祖歎其辯慧知是法嗣以時未至且默而涵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達磨多羅於柩前入定七日而出乃求出家祖方與刺度授具戒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言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是爲二十七祖贊曰

莫謂無因相逢便見來處自然不假方便

卷七

十八

今因其珠乃得其人開池得月買石饒雲

康居尊者傳

康僧會者康居國大丞相之子也彼國出家有神異因望震旦國有光燭天曰此佛舍利光也遂尋光而來於吳赤烏四年至金陵止

長千里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國人初見沙門
以爲異有司以聞吳主孫權曰是漢明帝所

夢佛道之遺風耶詔至問狀會曰如來大師
入滅已千年矣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阿
育王奉之爲八萬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

爲謗已曰舍利可得當爲塔之若其不驗國華七

有常刑會請立壇求之期七日無驗又展二
七無驗權曰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豈違
吾願哉更請展期又七日五鼓矣聞鏗然有
聲起視瓶中光明錯發黎明進之權與公卿

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一
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錐之砧碎而光
明自若乃爲建塔於建業之佛陀里又爲寺
奉會居之曰建初寺即今之大報恩寺乃江
南塔寺之始也贊曰

法身舍利普偏大地光明照耀無處不是
爰有至人尋光而來懇求出現梵刹初開

佛圖澄禪師傳

天竺佛圖澄和尚至洛自言百餘歲常積日
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傍有孔以綿塞之

夜則拔綿光出照室每臨溪出腸胃洗濯還
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
寇亂潛伏草萊以觀時變時石勒屯葛陂多
殘殺澄杖錫謁勒勒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
咒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光色耀日勒由是神
敬延之軍中及勒稱趙王行皇帝事敬澄彌
篤勒殂弟季龍襲其位徒都鄴城尤傾心事
澄令乘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舉
升殿太子諸公扶翼而前坐者皆起勅司空
李農朝夕問候時支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

季龍爲鷗鳥耶季龍因問曰佛法不殺朕爲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讚佛道不爲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爲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

尚遽棄我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

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無玷雖死如生咸無焉千歲何益哉言訖安坐而逝後有僧自雍州來見澄入闈以聞季龍發塚視之惟塊石存焉贊曰

至人隱顯其行莫測透體光明其用自別

出入帝庭如狎鷗鳥脫然歸去由來時道

東林遠禪師傳

東林遠禪師諱慧遠雁門樓煩人姓賈氏少爲儒博極羣書尤邃周易老莊嘗與其弟慧

持造道安法師聞講般若經遂開悟歎曰九流異議持批糠耳遂與其弟慧持投簪授業安師門徒數千師居第一座安師嘗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師後隨安師遊襄陽值時亂安師徒屬分散臨岐皆蒙誨益惟師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東遊於晉抵潯陽見廬山愛之乃止龍泉精舍惠永先居西林師乃建寺於東號稱東林經營之際山神降靈其夕大雨雷震詰旦良木奇材羅列其處乃建其殿名曰神運時晉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聞廬山遠公之道皆來從之師謂劉程之等曰諸君倘有淨土之遊當加勉勵遂同發志於無量壽佛立誓期生淨土由是集十八高賢結社念佛率衆至一百二十三人

同盟棲心淨業獨陶淵明嗜酒聞山中無酒
乃攢眉而去謝靈運鑿二池以栽蓮僧惠要
刻十二葉芙蓉浮水以定時晷稱爲蓮漏至
今淨土一宗有七祖東林遠公是爲初祖云

贊曰

曠志高懷游心淨土剏開東土以爲初步
蓮漏清聲流韵至今凡有聞者靡不歸心

附錄錢塘虞淳熙蓮宗十祖贊

昔止七祖
至是升祖
爲十祖

米勤誘專念教魁普濟惡衣侍佛宏域
先啓

三祖南嶽船舟法師

承遠

導師化身而示厭身力竭汗流廢寢離
烟口吐億光隨聲接人燈續無量帶累
行因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

法照善導後身
師承遠傳見

法照教主依七佛師分燈華嚴傳聲宸
居内外五會願力難思證無上覺俄返
藝上云

西池

五祖新定臺巖法師

少康

臺巖康公來自安養錢誘千兒口吐萬

象放光西逝一光無兩生已久生往寶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

善導云是
涌陀化身

遠公開宗首明心要像浮神運集賢契
妙夢分法海十支澄照蓮社之名千秋
永劭

不往

六祖永明智覺禪師

延壽

傳見後

求明神棲畛域無邊萬善同歸七度順
緣宗鏡攝色巢械安禪定光口證即佛
入塵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

省常

錢塘造微西湖佛日淨行淨侶公卿牧
伯遠擬匡山近誰入室迴耀交光非二
非一

八祖天目中峰禪師

明本

傳見後

達目覩勝蓮青光寥闊東西有無臨行
一喝

十祖雲棲蓮池禪師

祿宏

傳見後

蓮池稱理早護牟尼秘大現凡行若嬰
兒返念自性爰答予詞疏鈔重輪日耀

西垂

寶誌公禪師傳

寶誌公大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已
日聞兒啼鷹窠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
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至後顯跡以剪尺
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於是往來皖山劖水
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爲誌公面方而
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經行聚落兒童譁逐

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求
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

樂邦

九祖天寧楚石禪師

梵琦

楚石文雄名聞禁闈三觀百吟一齊四

成活魚時時題詩初不可解後皆有驗齊武

帝怒大士惑衆收逮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

遊行市井既而簡較仍在獄中是後亦多異

跡梁武帝初年詔大士寶誌跡拘塵垢神遊

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

理則聲聞已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可

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

帝令張僧繇畫大士像下筆輒不自定誌自

以指勢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

竟不能盡一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

上公以杖引之而至乃紫栴檀也即以屬供

奉雕誌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帝每以事問

無不預言莫能悟及帝問國祚有留難否公

指其頸意在侯景也先自卜墓地於鍾山贊

曰

藝七

舌

至人潛行跡不可知從何處來爲鷹之兒遊行世間人莫能測擘破面皮又何必說

慧約國師傳補

智者慧約國師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傷人母

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花繞身

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之

日光香充滿童時即以佛事爲戲見鄉俗養

蠶遂不服縑纊季父喜獵屢勸不改遂絕腥

羶季父夜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之曰汝

終日殺生菩薩教化不從捉來就死驚覺汗

流因改業師心欲出俗莫知所適忽見一僧

問之僧東指曰剡中佛法甚盛遂不見方悟

爲神年十七始落髮於上虞東山寺事南林

沙門慧靜及靜還化巖棲却粒餌唯松木齋

中書郎周顥創草堂寺以居之太宰褚淵太

尉王儉交請開法淵嘗寢疾見梵僧曰菩薩當至俄而師至病遂豁然即請受五戒師所居嘗異香滿室猛獸馴階靈異不可殫述梁武帝大興戒法請師爲闍黎尊之曰智者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

藝七
說戒時嘗有一乾鵠二孔雀來集聽之帝躬稟菩薩大戒自是入見別設漆榻帝先作禮後乃就坐及將入滅香滿法界師勉衆畢合掌而化帝親臨訣哭之慟勅葬寶誌公塔左所乘青牛吼淚不息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塔悲鳴至葬後始去贊曰

此大菩薩現比丘身戒從性發通豈修成作帝王師爲教化主誌公是隣白鶴翔舞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

國王第三子般若多羅既付法已謂曰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徃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演化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至海濱寄載商舶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刺史蕭昂表聞詔入見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師曰茲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耳帝曰如何是真實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悟師知機不契遂渡江入魏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時有僧神光聞師乃往晨夕參承值天大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愍而問曰汝當何求光悲泣哀請師責其慢心光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

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今汝斷臂求法此亦可在易名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光大悟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與汝汝當護持并袈裟以爲法信又楞伽四卷可爲心印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是爲此土初祖贊曰

師心甚急其來太早一語不投此心不了

冷坐少林幸得神光一臂墮落其道大昌

二十九祖慧可大祖禪師傳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初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母因有娠生以照室之瑞遂名神光幼志不羣先依香

山寶律禪師出家授具遊歷講肆三十年却返終日宴坐靜中見一神人告以授道之緣爲換頭骨聞達磨西歸大師默坐少林徑造竟得其心印自達磨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後見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

禮問曰弟子身經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日始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是心是佛是心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師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

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授具自此疾漸愈執侍二載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西竺來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與吾吾

今授汝汝當守護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
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會
生是爲此土二祖贊曰

航海持來多少苦心震旦國裡祇得一人
覓不可得如水任器以此傳家是爲第二

三十祖僧璨鑑智禪師傳

二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
祖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
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司空山居無常處
積十餘年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
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
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
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
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立微知
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

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是爲此土三
祖贊曰

通身是病不知來處忽逢醫王猛省其故
心空骨剛且便行脚遇有力者一擔付託
三十一祖道信大醫禪師傳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
門宛如宿習既見三祖嗣法攝心無寐腸不
至席者蓋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
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
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
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
引退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
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女子攜一小
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

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
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
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夙緣
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傳法付衣偈
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

藝七

二十八

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是爲此土四祖贊

曰

少年出家利根捷疾六十餘年脇不至席

學侶雲臻何待小兒以有夙約觀者不知

三十二祖弘忍大滿禪師傳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先爲破頭山
裁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
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尚
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洗衣揖曰寄
宿女曰我有父母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

藝七

二九

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
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
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
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
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

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

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
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祖問曰汝自何
來曰嶺南來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
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
北乎祖知是異人乃曰著槽廠去盧入碓房
腰石舂米八閱月一日祖求法嗣令衆各書
偈呈解上座神秀書偈於壁曰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知
未悟盧書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

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知之自入碓房令三更入室遂付衣鉢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是爲此土五祖贊曰

來歷不明出身恰好一件未完兩家都了

破頭山中黃梅路上往來自由具大人相

三十三祖慧能大鑒禪師傳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於新州遂籍焉師生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育及長家貧採樵以給一日負薪入市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遂悟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遂告母以爲法尋師之意先至韶州遇無盡尼說涅槃義遂修曹溪寶林寺以居之頃即之黃梅

謁大師一見默識之遂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獵人隊中十有六年至儀鳳元年正月届南海法性寺時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座下有二僧見風吹幡動論動義未決祖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印宗聞之知是異人問之祖以實告遂出示衣鉢一衆驚歎乃集衆剃髮於菩提樹下智光律師授具足戒印宗集徒白千人送歸寶林開法於曹溪座下開悟者三十餘人獨青原思南嶽讓二大師爲上首自此道分兩派祖一日告衆曰吾忝受三十一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是爲此土六祖贊曰

樵斧纔拋以石墜腰靈根火植從此抽條

源出曹溪橫流大地直至於今無處不是
八十八祖傳贊卷之二

音釋

真支義均音 氏旨而切音 支月 俊達緣切
解置也 支西域國名 音詮止
也改 穀里之切音 纏古嫌切音 繢苦謗
努樂訓也 艷七 即今之繢也 繢切音